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源於奧運

李漢源

香港 世界盃之路

還有3個星期便是11月20日，就是今屆世界盃即將於卡塔爾開幕的日子。日前，卡塔爾更是奪得2023年第18屆亞洲盃主辦權，意味着卡塔爾將會於世界盃後，連續舉辦多項國際足球賽事，包括亞洲盃及U23亞洲盃，足球熱潮真是一浪接一浪。該2023年亞洲盃原本是由中國獲得主辦權的，但在今年5月14日，中國宣布因新冠疫情而放棄主辦，澳洲、韓國、印尼、卡塔爾等便相繼表示願意承辦，最後由卡塔爾奪得主辦權。上屆亞洲盃的冠軍正正就是卡塔爾隊，所以今屆卡塔爾就身兼衛冕國家及東道主國家。由此看來，由其獲得2023年亞洲盃的主辦權也是順理成章；屆時卡塔爾剛辦完世界盃，各種準備及經驗齊備，而8個新球場也可以馬上重用，無須動用額外成本再興建，無論從哪個角度評論，由卡塔爾承辦確實實至名歸。至於中國放棄主辦，最快也要到2031年才有機會，下一屆將會由印度或沙烏地阿拉伯主辦。

目前購買卡塔爾世界盃門票的外國球迷遊客已經達150萬人，比預計入境人數高出150%，由11月14日至12月24日世界盃期間，從阿聯酋、阿根廷、日本等航班前往多哈至少增加十倍，以每位遊客消費估計約3,000美元計，加上各商業廣告贊助，卡塔爾就今屆世界盃的收益可高達170億美元，真是名利雙收。而緊接其後的亞洲盃雖然相信不會像世界盃這樣豐收，大部分為亞洲球迷，但估計也可以為卡塔爾進賬1.2億美元。

就香港球迷來講，明年亞洲盃是一個好機會，香港隊已進入決賽周，相信球迷也會去支持香港隊，這個機會真的不多，已經54年未進入過亞洲盃決賽周了。雖然香港球圈人士寄望2034年香港隊能打入世界盃決賽周，但期望歸期望，中間尚有十多年時間，我們又有什麼計劃配合可以達到此期望呢？大家知道下一屆世界盃決賽周，名額由32隊增加到48隊，機會是大了，但很簡單的睇法就是要香港隊在世界排名達到前50位先有機會，目前香港世界排名145位， 要去到100名內也相當困難，要入世界盃決賽周談何容易。

足球產業是全球體育項目中最大，也是全球最受歡迎的單一體育項目，參與者很享受比賽過程，而觀眾也享受觀賞刺激的比賽，正所謂「玩又好玩、睇又好睇」，既然足球可以瘋靡全球的群眾，香港又可否在足球產業中分少少羹呢？

3個星期後世界盃熱潮又會來，這次的熱潮會持續多久呢？還是大家熱潮過後就把足球忘記呢？足球業界又該如何靠着這個熱潮去發展本地足球呢？足總要進步、球隊要專業、球員要用心投入、球迷也要熱心支持，看來足球界的各持份者真的要眾志成城，多方面配合，我們足球才有得救，才有機會重拾昔日的光輝。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從書架看她迷人的藏書

記得某年《挪威的森林》出版之後不久，諾貝爾文學獎揭曉前，村上春樹的粉絲已開始表現得十分緊張，可惜往後多次村上都與諾貝爾文學獎無緣，村上本人表示過他自己不在乎，事實上其他讀者數量之多也的確足以令他自豪得起，只是粉絲們渴望在精神上有機會更近距離擁抱他們的偶像而已。

雖然如此，多次文學獎接近揭曉之前，村上春樹總有新作面世，而且宣傳得鋪天蓋地，時間配合得不遲不早，是不是作者還有問鼎之心呢？不過《刺殺騎士團長》之後到這次文學獎揭曉前，已不見村上春樹推出新作，粉絲們也完全沉寂下來了。

可能到了今次安妮艾諾得獎，大家已察覺到諾貝爾文學獎評選作品始終原則不變，評判諸君心目中只著重作者自己或者自己家鄉的真實故事，題材貼地，感情真摯，看到作品靈魂所在，才是諾獎審評唯一標準，即如安妮艾諾正成功在以她「個人記憶」為寫作題材的根源。

不知道安妮艾諾是否暢銷作家，但是諾貝爾文學獎不等同暢銷作品獎，已是大家終於認同的事實。話說到這裏，猛覺本文有點離題，怎麼說書架呢，對了，原因是至今仍未看過安妮艾諾任何作品，對她唯一的認識，就是她在報章上發表的一張照片罷了，使我感到興趣的，不止是她本人，還是她書架上面的書籍，排列得潔淨整齊的書籍多麼漂亮啊，而且重要的是書的厚度適中，當中沒有一本怯人的巨著，這裏說的巨著，只是指某些本來150頁裝潢到5、6吋厚度之類的作品，因為那一類精裝本硬皮厚封面的「巨著」隨着社會富裕之後愈來愈多見，漸漸只為討好藏書而不讀書的人而設計，通常一塵不染大量見於另類文學愛好者的書房裏。我之所以對安妮艾諾有好感，正因為發覺她是真正喜歡讀書的著書人，她選書只重內涵不重包裝的精神，着實令人敬佩！

◆理好頭髮拍照，為了尊重文學？ 作者供圖

獨家風景

呂書練

流行文化節

行政長官李家超這頭在施政報告宣布香港兩年後主辦「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以及「香港周」、「中國戲曲節」等大型文化活動，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隨即表示康文署明年會舉辦「流行文化節」。暫時未知具體構思，卻不失為反應及時又上下配合的好消息，也符合中央賦予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全新定位，值得一讚。

「流行文化」是香港的一張招牌和名片，它的形成及其蓬勃發展，乃至產生的巨大影響有其歷史背景，乃在自由氛圍中，由下至上共同營造的社會現象和消費產物，它代表的是民眾的心聲，也撫慰乃至凝聚着民心。

人們對流行文化巨星的追逐、狂熱和懷念，除了他們在舞台上的歌聲、台風，在銀幕/熒屏上的演技、造型，以及漫畫中的生動形象予人視聽覺享受外，也因為他們的歌聲、對白說出了小市民的心聲，演出的角色有小市民的影子，而且，內容往往及時回應社會議題，反映民間情緒，從而引起廣泛的共鳴。

如果更廣義來看，除了歌影視、漫畫插圖和小說小品等外，流行文化還應包括立體而流動的時裝——廣義的時尚，因為一場時裝騷往往融合了其他流行文化元素如音樂、舞台設計、繪畫等，而它的商業化運作在某種程度上也壯大其聲勢。

各種文化元素互為融合和影響乃常見的，我想起已故漫畫家李惠珍的少女漫畫《13點》。在時裝騷和彩色電視還沒普及的年代，觸覺敏銳的李惠珍已用她的妙筆勾勒出一個個富於時代感的人物及其摩登的時裝，畫中人物及其衣着成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白領和工廠妹們模仿的對象，成為潮流指標，風行一時。

據悉，明年舉辦的首屆「流行文化節」，首階段將重點介紹上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的香港特色流行文化及代表人物，包括粵語流行曲「開山祖師」許冠傑，以及已故的張國榮、梅艷芳等，這應該是香港流行文化從萌芽、崛起、發展到蓬勃的時期，粵語片、粵語時代曲自此受到主流社會關注。其實，康文署旗下香港文化博物館去年開始有個關於香港流行文化的常設展館《瞧潮香港60+》，當中收集了不少本港流行文化代表人物及其相關遺物。

不過，「流行文化節」不同於紀錄歷史的博物館，它應該是動態並充滿動感的，更應該是與時俱進和具前瞻性的，除了紀念故人、緬懷輝煌，更重要的是當下和未來。無論是香港、國家，乃至國際社會，都進入一個全新格局，流行文化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也呈現或將呈現不同的風格面貌。

方寸不亂

方芳

不給騙徒機會

不時有新聞報道，「電話騙案」成功騙取數十萬元至幾百萬元，有的更是千萬元，實在令人費解。如果是「網上情緣」，或許可以理解情到濃時失了方寸；但一些成功騙案，冒充政府官員，屢見不鮮，好像冒充「醫務衞生局」、「內地公安」的電話，一聽就知道「假的真不了」，怎麼還有人上鈎，除非不看新聞，或者另有內情？

我認為，上鈎者大多數是跟騙徒談得太多，給了對方洗腦的機會。晚餐時分，接到一個「媽媽聲」電話，對方叫了幾聲「阿媽」，聲音不是兒子，最初以為搭錯線，回應「請問搵邊位？」

對方還是堅持叫「阿媽」，還說：「我叫得你阿媽，仲會係邊個?!」不用說，騙徒「扮仔叫阿媽」，手法層出不窮，厚顏無恥，不與對方糾纏，即時掛了電話。當然，第一時間便向兒子作了求證。朋友說，為何不和對方「玩一下」，看看有什麼新手法？對不起，我是實用主義者，和陌生人或騙徒搭訕，浪費時間。

時常也會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電話：「我姓陳，想問你幾個問題……」是不是很可笑，「姓陳」是一種什麼身份，可以令人回答你的問題呢？

也有些電話是較為禮貌的，「我是X調查研究社，想花你2分鐘時間，訪問一下你。」2分鐘的時間不短，還是不知來路的「調查研究社」，即時回應「我不接受訪問」；說罷自我感覺良好，「不接受訪問？」大人物啊！（一笑）

朋友愛心爆棚，「接受訪問」總是不厭其煩，有問必答。理由是，對方一句「請幫幫手」，於是念及別人的飯碗，不忍遠離。也有朋友愛與「電話騙徒」打交道，一直玩到「電話騙徒」知難而退。與騙徒鬥智，朋友對此有莫大成功感；就是奇怪，我完全沒有這方面「磨」的耐性，而且聽着聽着就會頭痛。

除了電話騙案外，還有短訊詐騙，什麼快遞公司，套取個人資料，雖然慣見，還是有人上當。

七嘴八舌

小臻

各界動起來 香港有希望

雖然香港過去十多年因為泛政治化的社會環境窒礙了社會各方面向前發展，一些不合時宜的政策措施得不到及時的改革，影響了解決社會問題、民生問題。經過中央定下「愛國者治港」大原則下，政治爭拗消失，香港的行政、立法會議員、政府官員都明確只有一個目標：搞好香港，不為國家添煩亂，為國家多作貢獻。大家有共同理念，工作展開自然很快見效。就以國家將香港定位為發展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為例，近大半年來香港的文化藝術界立即動起來，無論是政府機構或私人機構都組織不少展覽、講座推動文化藝術。相信其他各界都很快找出自己的定位，按照所長爭取在最快時間做出最大的成果。令人感覺到香港未來很有希望！

香港人真的很講求效率，以往政府的施政報告對文化藝術界着墨極少，2022年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首份施政報告立即有很具體的文化藝術政策提出來了。包括組成「文化委員會」制訂「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提升文化基建，包括增加康文署旗下博物館數目至19間，增加表演場地座位數目約50%，亦鼓勵私人發展項目加入文化藝術設施。成立「文化藝術盛事基金」，吸引更多國際文藝活動在港舉行，加強香港與內地文化藝術交流。聚焦電影、電視及串流平台三方面，推動香港流行文化走出香港。優化「亞洲知識產權交易平台」，支持版權交易活動，促進文藝創意商品化和產業化。從實際情況出發，令業界人士覺得政府措施貼地，為業界拓展未來機遇，大家會願意加入一齊做好件事。

目前香港每天都有各類書畫藝術、雕塑藝術、古董文物展覽在舉行，除了政府西九文化中心、香港故宮博物院、香港藝術館等等，還有非常多小型的私人畫廊策展的展覽，喜歡文化藝術的人真的嫌不夠時間看不完，愛好藝術的人不愁沒有吸收文化藝術營養的地方。而且與科技結合得很好，內容東西方文化藝術方面都有，令展示藝術行業更興盛，文化藝術土壤慢慢成熟豐厚，自然匯聚藝術家到來，正所謂物以類聚，創造具國際視野的創意文化也是香港人強項之一，打造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提供的良好環境。

在培養人才上，擴大香港演藝學院規模和招生，計劃在「北部都會區」設立新校舍和增加非本地生比例，為大灣區培育所需文化藝術人才。開展不同文藝範疇的見習計劃，資助演藝學院或大學修讀文藝課程的學生在藝團和西九文化區實習，這樣演藝學生就明確自己的路可以怎樣走，找到希望。影視表演、音樂流行表演產業對年輕一代極具吸引力，香港這國際都會政策開放、思想開放，通常會以最快的速度吸納巴黎、紐約、韓國、東京的流行文化，形成香港的特色再輻射到東南亞，也發揮到「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功能。

百家廊

若荷

花啟 秋半

晨露晶瑩，綴滿路邊的草叢，公園裏，秋花啟程，而秋天卻已過去了大半。時間在悄悄流逝，像一條小溪在身邊潺緩，人影忽散，但是我們抓不住，沒有人告訴我生命的走向，每每回望，只有那些已經逝去的痕跡，在我的身旁無聲無息。

時間是位不署名的來客，經常看一個人的心情而走。心情好了，它就流逝的快；心情不好就久駐心頭，總在某個地方盤繞起伏，給人帶來說不出的悲傷。很想知道人類生命的前世來生，如果生命逝去，之後果真還有來世多好，也不至於讓人的思念，在魂夢的邊緣無窮盡遊蕩。如果人類真的有什麼前世今生的話，但願我的心能夠在虛無的空間裏看到。

然而我不知道自己的前世，我敢斷定人類可能是沒有什麼來世了，我們每個人都不記得自己前生的樣子，我們還不如盛放在我們面前的那些花，它們的生命該有多麼美好呀！我說的是那些草本的植物，它們生長在夏天，開放在秋天，清可絕塵，濃香遠溢，看去不僅光彩奪目，還與落葉蕭蕭的大地形成鮮明的對比，聚攏了多少遊人的目光。

如果真可以把它們的盛開，當作迎接秋天的一個儀式，那這個儀式的主題應該叫作「守候」。很多年前它們就曾開放過，一年年繁衍生息，這可能就是我們所說的生命輪迴。總愛看韓國電視劇《師任堂，光的日記》，不光因為男女主人坎坷的人生，還有劇中提到的那些花的種子，從四五百年前的沉寂裏偶然被人發現，宿命般從掉落的荷包裏被風吹走，灑在男主人公靈魂的棲息之地，於是那裏便有了一座花園，暗示着愛情的忠貞不渝。

上中學的時候，老師讓我們寫作文，春天的話讓我們去寫春，夏天的話讓我們去寫夏，秋天就讓我們去寫秋。那時候，哪裏有什麼花可寫？經常這樣描寫秋：不知道什麼時候，金黃色的菊花開了，它象徵着秋天到了。而現在，不知什麼時候，秋天的公園裏就能看到那些花，一種花接着一種花，片片相連，簡直就是座百花園。

它們是粉色的龍頭花、天竺葵、紫色的馬鞭草和瑪格麗特花。魅力無窮的瑪格麗特花是秋季草花的主角，它們年年秋季開花，冬天死亡，可年年都會重新生發，欣欣然走過滿載盛譽的夏日畫卷，在這秋高氣爽的日子裏，把自己最美麗的一面捧給大地。我對黃色的9月菊是有感情的，我對它們名字的熟悉追溯到上世紀七十年代。那時我的父親喜歡種小菜園，而我母親喜歡養花，父親在小菜園裏種菜，年輕的母親在小菜園的周邊種上那種9月菊，秋天所有的果實收走，菜園蕭索之後，母親的9月菊就怒放起來，翠綠的花葉托起燦燦的花朵，亮人眼目，直到今天，我才用識花軟件知道了它叫萬壽菊。

那時我們在一個機關大院居住，一院子的人來來往往，出出進進，年少的我們卻只看到母親種花。秋天，滿院的菊花盛開的時候，才知道在母親的喜好裏，還有多少人志趣相投，願意當個踐行者而不僅僅是欣賞者。種花種草是許多人共同的愛好，需要有一個平常心，離不開人間煙火，是人類飲食之外枯燥日子裏的詩情畫意。

花真美啊，美得像一張張燦爛的笑臉，它們在秋天裏盛開的樣子是那麼壯觀。還值得讚美的是，秋天的花很少凋落，從來不像春花那樣落花滿地，它們怒放於枝頭，生命到最後也是抱枝而枯，就像依戀母親的兒女，相依相偎至死不離枝頭。這樣的情景，往往讓人心靈有一些壓抑，不覺讓人思索、品味，深深的感悟。母親是太喜歡花了，要在從前，我會把她帶到百花盛開的公園裏，讓她欣賞欣賞那些花，看看五顏六色的顏色，讓美麗的秋天帶給母親一個華美的世界。母親總能從中發現一些特別的花株，回家之後用毛筆調出顏色，揮毫作畫，不一會兒，母親案頭的宣紙上便附上了幾枝花。那上面草蝶飛舞，花色相宜，成為永恒不敗的花，以及永恒不滅的靈魂。

更多的時候，我們走向公園，從緋紅色的鳳仙花間的小路上穿過。母親很喜歡走這條小路，它平坦，悠長而寬闊，用三輪車推着母親走過也行，聽從母親的意願自己蹣跚行走也可。鳳仙花花朵滿株，色彩絢麗，葉子油綠而亮澤，一路走來，母親的目光都不曾離開那些花，母親的目光也不會離開那些花，母親是那麼熱愛生活。而我的母親，卻已經不在了，就在今年的春天。母親最熱愛的生活，每天仍然在身邊繼續着，但我感覺不到它的溫度，我的心像秋天一樣掉進一口枯井，再怎麼努力也爬不出井沿。在公園裏散步，我不敢去看那些花，更不敢在無人的時候去拍照撫摸，它讓我想起從前的母親，一言一笑從我的腦海掠過，內心是那麼絕望凋零。那些修籬烹茶，聽人生有關的清詞雅韻、花開花落的日子，都彷彿不曾有過。

幸好那些花，每日在我的窗前盛開。窗下就是公園。儘管有些模糊，也能從窗簾的縫隙裏看到裏面的一切。人生短促，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生命裏只剩下蒼白的日子，每天打開窗，那些人工堆砌的花苑便會在我的眼前燦爛一回，也讓我對母親的思念再拉長一次。與母親的記憶像一棵樹，枝葉滿株，而我的心裏卻早已繁花落盡，我很怕未來的日子裏飄泊尋覓，也只能想起一些點點滴滴，孤獨離索，滿腔愁恨。

秋天的公園裏不光有這片鳳仙花，還有成團成束的矮牽牛，角堇和三色堇。三色堇是秋冬時節的網紅花，花形獨特可愛，五顏六色，如若擺在案頭，一定比種植在公園更加雅致。一串紅也是一種紅色小草花，我們都叫它「炮仗紅」。它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進入人們的視線，每年秋天都少不了它。它不適合種植案頭，厚實的大地是它最好的花器，溫馨的庭院是它最好的歸宿。

那些人為的落花也不時展現在地上，它讓我的目光無法收攏。是誰的手這樣張狂，讓它們在盛開的時候花瓣殘缺，將它們拆得零零散散，落滿地上，我用雙手將他們收拾起來，默默將它們埋葬。目光仰起，我知道，所有的傷感都是心情所致。花開花落中，生活還在步步向前。但我仍然想在這樣的一個秋日午後，站在偌大的公園邊上，用手機寫下這些文字，紀念母親逝去的第一個秋天。

琴台客聚

伍呆呆

轉角遇到貓頭墘

尋訪貓頭墘在我們這一趟旅程的計劃之外。

我與燕婷在嵐島厭倦了日復一日的應酬，準備「賣甩」我們的「帶頭大哥」龍兄先行「走佬」，結果還未出門就被龍兄心靈感應般地發現，為了讓我們愉快地在島上多逗留幾日，龍兄請島上的朋友安排我們到了貓頭墘。

到了貓頭墘，自然是要在遊記民宿入住。未進貓頭墘之前，我就聽島上的朋友說起遊記民宿的老闆游晉嘉，這位生於80後的年輕人是個非常傳奇的人物。

當然，說起游晉嘉的傳奇，首先要說到貓頭墘村的歷史。貓頭墘村的歷史並不長，大抵只能追溯到清代，迄今僅一百多年。「墘」在潮汕、台灣、福建等地意為「邊上之邊」，當地俚語裏有「貓頭墘，貓頭墘，踣倒無處牽」之說，可見貓頭墘地勢的偏與險。據說從前琉球國的駙馬帶着一隊人馬乘船前往中國，在貓頭墘遇上風浪，琉球駙馬與部分下屬遇難，被葬在了貓頭墘。

後來村裏的年輕人紛紛外出謀生計，賺了錢以後大多在外定居，村裏只剩下一些戀舊的老年人。游晉嘉便是年輕人裏外出謀生的游氏家族的一員，也是事業做得相當成功的一員，成功以後的游晉嘉與其他的年輕人不一樣，他在外打拚的同時，又忍不住轉身去看自己生長的島嶼。他的眼裏看到了那些自己從小住過的，如今已經年久失修的，卻依舊有着古樸淳厚的氣息的民居，也看到了那些仍舊艱難地生活在村落裏的老年人，便起了心回到島上，來到貓頭墘。

游晉嘉把那些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租下來，付給老人們適當的租金，再將老房子按原樣修葺好，把它們做成了民宿的客房。這一來，村裏的老人們有了一份意料之外的穩定收入，村裏的老房子又得到了保存和保養，在海風吹拂裏又重新煥發了生機。

抵達遊記民宿後很難不被它的客房的名字所吸引：榕樹下、半坡、停雲……無一不充滿詩情畫意。我們到的時候正是黃昏，一行人在主人的帶領下到了民宿的後山坡，在山風中與一輪暖紅的夕陽相遇，聽着海濤聲，近看葬着流落異鄉的琉球駙馬的岬角，遠眺橫跨兩島的宏偉的海峽大橋，感覺貓頭墘這座小漁村與遊記的詩情畫意又為更大的詩情畫意所包圍。

前些日冒着大風遊覽大練島最高處的村莊，爬到山頂發現了許多在寒風中生得油綠水靈的絲瓜，當即垂涎欲滴，卻又只能望瓜止饞，遺憾地離開。島上的朋友們都很熱情，每次外出赴宴，望着滿桌的各色海鮮，我這常年吃素的人只能尷尬地請主人給我單炒一碟青菜，日日口中寡淡。到了貓頭墘，在遊記吃飯時卻收穫了意外的驚喜：竟然吃到了我在島上數日來夢寐以求的炒絲瓜。

飯吃飽，游晉嘉帶我們到他的茶室喝茶。茶室很小，簡潔而樸實，引人注目的是進門即可見的半壁書櫥，書櫥裏的書一眼看去就不是擺設，而是反覆翻閱過的，有的甚至已磨出了毛邊，且多是國學與史書。如此看來，貓頭墘的山水充滿了詩情畫意和厚重的沉澱，生活在貓頭墘的人亦如此。

可惜我們只逗留了兩日便因故離開。貓頭墘與生活在貓頭墘的人一樣，在我們的記憶裏成了一本被翻開的書，若是閒了，總會尋機會回頭重讀。 （福建漫遊記之三）